

随笔

茴子白帖

王祥夫

茴子白可以生吃,我还总记着吕新坐在我对面用手撕了茴子白大口大口生吃的样子,我很少生吃茴子白,但北方过去于冬季来临之前有几件事要做,一是要腌菜,主要就是腌茴子白,那种很大棵的茴子白,它可真能长,能够一直长到小磨盘大,一个人“吭哧吭哧”抱一棵,再多就抱不动,这种茴子白特别能放,放一冬天,到了春天把外边发黄的叶子掰一掰,里边还好好的,什么事都没有。到德国吃咸猪脚,同时烩上一团酸菜,扒开看看,是茴子白腌的。到东北做客,他们也会上一盘腌酸菜,现在腌长白菜多了,但我还是爱吃这种茴子白腌的,它们真不一样。到内蒙古,酸菜包子,馅子是羊肉和茴子白腌的酸菜,可真好吃了。因为这种大个儿的茴子白特别能放,只须把它们放在凉房里就行,从这一年的秋天一直可以放到第二年的春天,一点事都不会有,长白菜开花我见过,一个挺,很长,黄色的碎花,碎叨叨的。但我没见过茴子白开花,好像它就没了。冬天客人们来了包饺子,抱一棵茴子白来就行,切下半棵足够,一棵吃不了。茴子白熬土豆是我从小吃到的菜,这个菜总会在空气中释放它甜甜的味道,时间久了,这种甜甜的味道闻见就让人饱了,但现在忽然又很想念这个味道,但现在大个的茴子白不好得到,大个的茴子白要在地里整整长一年,一直长一直长,直到冬天来临人们才会把它们从地里收回来。可能是因为它们的生产期太长,不如种那种叫做“小日元”的包头菜来得快,所以菜市场很难见到这种大棵的,一个人只能抱得动一棵的茴子白,这让人很怀念这种大茴子白。

大茴子白几乎是全球的事,法国吃,英国吃,俄国也吃,日本吃,墨西哥吃,印度也在吃。可以说到处都在吃。茴子白属十字花科,但我从来没见过它开花,从小到大没见过,这几年我又重新喜欢上了它,我喜欢它就不停地吃它,但我也只会把它腌成酸菜吃。几乎是一年四季,我都会用几个大口的玻璃瓶子腌它,先切很细很细的丝,切一大堆,再切一小堆很辣的那种尖椒,把它们放在盆子里拌在一起用盐杀杀,然后再装到玻璃瓶子里,只用盐,过不几天就酸了,十分好吃,我会吃一瓶再去取一瓶。今年我还想着去买几棵那种个头极大的茴子白,但不知怎么天突然就冷了,下雪了,道路结冰了,我想这事只好等明年了,真的很怀念这种大茴子白。我们这地方把这种菜直接叫做大圆白菜,把长白菜叫做长白菜。

北京真正的菜包子以前就是用的这种大茴子白的叶子,大茴子白的叶片每一片都是半个圆,恰好用来包馅儿,在这方面长白菜不太行。

说到储存,大茴子白也好像要比白菜好储存。茴子白的菜地里总是会有不少白色的蝴蝶飞上飞下,翅膀上都是白粉,我们把这种蝴蝶叫“白老道”。但还有一种名字像是更古老——“面蛾”,应该是这两个字。

心语

冰雪融化是一场不说再见的道别

介子平

冬来寒收紧,大雪一场,天地笼统。

你来到阳台看雪,隔壁阳台也有人看雪,没有回避,你看到的雪,与别人看到的雪,未必是同样的雪,一念一世界,此即一场雪的不同心思与多元可能。爱斯基摩人有二十几个词汇描述白色,而我随口而出的只有白衣、白丁、白士几个,陆游冬夜见雪,便写下过“一生自笑闲中过,不为功名也白头”的诗句。

驱车千里,过门不入,山高万仞,只登一步。《世说新语》里的任诞故事最是耐读,“王子猷居山阴,夜大雪,眠觉,开室命酌酒,四望皎然。因起彷徨,咏左思《招隐诗》。忽忆戴安道。时戴在剡,即便夜乘小舟就之。经宿方至,造门不前而返。人问其故,王曰:‘吾本乘兴而行,兴尽而返,何必见戴’”。白色为始,黑色为末,一场旅行,就此结束。

耳目之娱,鼓吹助丧,乐正风化正,乐邪则政教邪,无论阴阳两界。在我们那里,丧未必丧,甚至是造极



张朝曦作

之喜,当然也丧,只是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物象必在于形似,用图像细致化出每个人的灵魂,看墓葬壁画,皆欢娱情形,红火不过人看人,欣然色喜,互相致贺,那是埋在地下天国景象。即便不解音律,也知明快无比,歌者乐者,插科打诨,人间欢愉,地下也有,何等的侈繁巨丽,金碧堂皇。相信来世之人,不豁达也洒脱,那是一种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,他们的想象里,奈何桥上没有鬼,只因隐匿了魑魅魍魉,青面獠牙。小

和尚念经,有口无心,未经沧桑者,不解其意,无感其痛。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,生一回,死一回,前无古,后无今,高接远送,落寞归乡,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。

前半生出席婚礼,后半生参加葬礼,有的人去对了地方,有的人死对了时间。为何花有重开日,人却从不再少年,从来没有永恒的存在,冰雪融化即一场不说再见的道别。人间得意,千红百紫,转头春尽,转头年也尽,一切值得,又不值得。

漫谈

签售的故事

韩浩月

作家马伯庸前不久在读者见面会上,因为拒绝给盗版书签名,引发了一番讨论,这让我想起与自己有关的一些签售趣事。

都说作品是“鸡蛋”,写作的人是“下蛋的鸡”,读者只品味“鸡蛋”就好了,没必要见到产蛋的一方。但很多时候,“产蛋鸡”就是那么猝不及防地站在了“消费者”的面前。于是,故事就这么开始了……

早先我对签售这样的事情,是抱有拒绝态度的,原因是10多年前看到一篇报道,说一位一线作家在北京地坛书市签售,只有三五个人找他签名,连个队列都形不成,场面冷清得像深秋的清晨。那个时候就暗下决心,绝对不要轻易去书店签售,要是一位读者都不来,那该有多尴尬。有多部电影也表现过落魄作家在书店签售,苦苦守候也没来几位读者的情节,这加剧了我的“签售恐惧症”。

事情发生转变是2019年,已经几年对出书意兴阑珊的我,遇到了我的策划编辑、出版经纪人傅兴文,他推介了我的一本书出版,并说服我到各地书店去做巡回签售。记得我人生第一次签售,是在安徽某地,那场效果不

错,差不多有四五十人,更为重要的是,当地新媒体的直播,据说有几十万人在线观看,后来这个地方成为我每次出新书的签售首站,迄今已经去过3次,与当地朋友熟到可以开玩笑,还曾被其中的一位嘲讽“你怎么又来啦?”

我能接受的签售到场读者人数底线,就是四五十人,可有一年还是“翻车”了。那次兴文说了个北京地名很显赫的地方,说有必要去那里的书店签售一场,不过他也友情提示,说书店比较冷门,有可能到场的人不会多,以我的性格,当场就打退堂鼓,问:“不多究竟可能是多少?”兴文说可能也就10来个人,我说:“那不去”,兴文说:“作为一个未来的畅销书作家,总要经历一次冷场”,我想想也对,就答应了。那场签售,结果只有七八个人,还有两位是路过蹭听的,签售结束了,考虑到快过年了,兴文摆了一桌,请我们大家在附近的酒馆,开开心心地喝了一场酒。经历了这次签售之后,一般就不尴尬了,而且,也学会了如何处理尴尬。

有次在河南某地,我讲书里的一篇文章,有点投入,动了感情,有位读者可能联想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,忍

不住啜泣了几声,吓我一跳,好在她很快忍住了。一年后再来这个城市,我在台上讲到一半的时候,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,原来是她又来了,不禁心里有些慌——要是她发现这个人还在老生常谈,该是多么无趣啊。她好像觉察到了我声音的变化,很顽皮地摆了摆手。同时,也是在这家书店,与它的老板成了好朋友,曾经一起饮酒至午夜,无所不谈,他说不要把他的故事写出去,可是一个作家是做不到彻底保密的,一年多后有次临近专栏交稿实在找不到可写的,还是以他为主角写了7000字。

现在回忆起来那段签售时光,实在是段美好的日子,回忆最多的是,我开着车拉着兴文,在京津冀一带晃荡,进书店,见读者,交朋友,有一次我们跑在京秦高速上,突然想到一部电影《天才捕手》,我跟兴文说:“你看我们像不像《天才捕手》中的两个角色?你是麦克斯·珀金斯,我是托马斯·沃尔夫”,说完我看见兴文咧嘴笑了一下,他没回答,但我从他笑容的下面读出了他的心声,当时他心里话,极有可能是这几个字——“你可拉倒吧”。

连载



67

李骏虎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《文明叶脉——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》节选

在夜晚作业时吸引鱼群。航道两侧都是渔轮,数不过来,大概总有个数千艘,这是很壮观的景象了,我之前从未见过。它们再次印证了渔业才是北海的支柱产业,人们惯于劳作。

在涠洲岛上过除夕,我是

有顾虑的。据在海运码头为渡海快艇招揽生意的人讲,岛上基本上是原始的村落,除夕有可能电力紧张,不要说看晚会,恐怕要摸黑过节了。但我们还是上了岛,坐载客的小三轮摩托穿越岛上狭窄的公路,路两边都是密集的香蕉林,乍一看和我们晋南的玉米地不差多少。香蕉很繁茂,但不似我们在内地常买来吃的尺把长的大香蕉,都是手指长短的小香蕉,也没有人看护,大概香蕉在这里真的跟玉米在晋南一样,不过是普通的庄稼吧。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香蕉林,三轮车跑了20多分钟,还是跑不出香蕉林去。这些香蕉林,再次唤起了我与生俱来的农民情结,我幻想着回去后买一辆皮卡,或者以前叫“的头”的那种带斗的汽车,开到我晋南的故乡去,可以在不同的季节拉些物产到村里的老院子。或许,那样的

生活写成日记,也比现在挖空心思想象出来的小说更有张力更接地气些吧。

从码头到全岛的中心地带南湾,有公交车、观光电瓶车两种正规的交通方式,规定都是每客10元,还有当地人揽活儿的面包车和三轮车。因为春节的缘故,三轮车也要30元才肯去,但是如果你坚持只出20元,也会拉你去,并且不会贸然把你拉到他家去住宿吃饭。看环岛公路修建的状况,迟早这里会有一条环形公交线路来取代目前多元的交通方式。

对停电的担心是多余的。我们住到了不错而且价钱很便宜的酒店,推开窗户就是涠洲岛最好的海湾南湾,海面上停泊着几排小型的玻璃钢渔船,和在港口见到的钢铁渔轮不同,这些扁舟似的渔船更有烟火气息一些。

随笔

劳动,甚至在驰名中外的碧海银沙的银滩上也到处可见。一个老奶奶拿着特制的镗头,不停地敲击着刚退的硬实沙滩,凭着听觉就知道下面十几二十厘米处有没有沙虫。她提着篮子,戴着斗笠,蒙着面巾,在好奇的游客们眼皮底下安闲地劳作,不时用敏捷的动作剖开沙滩,捉住一条沙虫扔到篮子里。在北海,一斤沙虫也就卖几十块钱吧,她这一天能挣个一二百块钱的样子。比老奶奶更勤劳的是和沙子一样多的沙蟹。我从没见过一块沙滩有这么多的沙蟹,它们把北海所有的沙滩都改造了,把湿润的沙子全部滚成了绿豆大的沙球,数万公顷的沙滩都被它们打满了洞,不像沙滩了,倒像一张细密的天罗地网,恰似一场急雨打在尘埃里,遍地麻坑,或者初春前即将被草芽顶破大地的大草原。那些蜘蛛般忙碌的沙

蟹,你不知道它们究竟在忙些什么,就像上帝也不知道芸芸众生到底在忙碌些什么。

但我记住了北海,这是个劳作不休的地方。在银色的沙滩下面是数不清的小生灵,它们让我知道我曾经以为死寂的沙滩,其实也是生命的乐园。

涠洲之涠

涠洲之涠,四面环水,岛也。

从北海的北部湾海运码头坐渡轮去涠洲岛,轮船出海,才能够得见港口之内真正的渔船和在公路上看到的侧畔沉舟不同,那些现代化的钢铁渔船巨大威严,一样的密集,却如同待检阅的战斗部队,很是提振精神。这些钢铁巨物之间并没有缝隙,比当年赤壁曹军用铁索链接的战船还要紧密,应该是潮水的缓推作用。有的船上四周悬挂着千百盏数百瓦的大灯泡,为了